

心栖天山巅 梦圆兴疆卷

天山巍峨，大漠泱泱，七秩岁月，万里边疆焕然一新。从驼铃摇曳的古丝路到产业奔腾的新边疆，有人把梦想种在产业沃土，有人把青春留在戈壁荒滩，让这片辽阔西域生长蓬勃希望。这份“心栖于此”的深情，这孜孜不倦的耕耘，成就了今天新疆的繁荣景象，更饱蘸建设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编者

跨越天山，点亮南疆的夜

■ 宋争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这首经典歌曲《新疆好》诞生于1951年，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如果让今天的新疆人续写这首歌，能写出多少个不重复的“好”啊！身后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的茫茫戈壁，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新疆，这片占祖国陆地六分之一疆域广袤土地，不仅有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美风光，更有着“煤铁金银遍地藏”的资源宝藏。新疆是如何从解放初期农业极度落后、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到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与新兴产业基地？如何从1952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7.91亿元，到2024年突破2.05万亿元？如何从昔日的封闭边陲成功蜕变为今日的开放枢纽？“我们新疆好地方”的答案，一个个“好”字，或许能从一代代能源建设者身上找到。

好温暖

“万家灯火”的民生温度

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踏足准东戈壁勘探时的场景：“一望无际的荒漠，除了梭梭草，就是漫天黄沙。但我们知道，这片土地下沉睡着光的种子。”当时许多偏远村落夜晚靠油灯照明，他们的施工队每到一个地方，最先做的就是拉线通电。当第一盏电灯亮起时，老人们会颤巍巍地用手去摸灯泡，惊讶地问：“这日头怎么晚上也能出来？”

国家能源集团在新疆累计投资超过两千亿元，建成和运营的电力装机容量已超过两千万千瓦，每年煤矿产能接近15600万吨。但比数字更动人的是那些温暖细节：在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牧民阿布都·热合曼世代放牧的草场边缘，这几年“长”出了一片片深蓝色的“方阵”。那是国家能源集团建设的哈密大南湖光伏电站。起初，阿布都担心这些“铁家伙”会吓跑他的羊。但很快他发现，光伏板下，遮阴效果让稀疏的牧草长势反而更好了些。“以前放羊靠天吃饭，现在家门口就有班上，羊也没少养，日子踏实多了。”光伏板反射着阳

光，也照亮了阿布都一家对未来的期待。在新疆西极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村落，风电场建设让牧民们看上了电视；在于田的乡村学校，电采暖让孩子们告别了煤炉取暖。越来越稳定的电力供应，特别是来自北疆大型煤电基地和天山南北风电光伏的“绿电”，沿着纵横交错的电网，跨越天山，点亮了南疆的夜晚，温暖了千家万户。

好智能

“从有到优”的黑科技

父辈们完成的是能源建设“从无到有”的开拓，如今能源人面临的则是“从有到优”的技术升级。70年来，作为能源保供“压舱石”的新疆煤炭，开采方式、产能建设、消费用途等均发生深刻嬗变，资源优势正转化为发展胜势。“满头满脸都是煤灰”是新疆能源乌东煤矿副矿长麦提艾力·如孜记忆中爸爸的印象。麦提艾力的爸爸1953年就来到原乌鲁木齐矿务局六道湾煤矿工作，是新疆“煤一代”。当时的煤炭生产方式基本是人拉肩扛，采煤主要靠榔头敲、十字镐刨、铁锹铲。麦提艾力1994年进入煤炭行业，成为“煤二代”。工作31年来，他见证了新疆煤矿生产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的转变。如今的乌东煤矿，已成为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通过智能化改造，实现地面“一键启停、规划截割、智能控制执行”的生产模式。随着煤炭开采方式的转变，当年被称作“煤黑子”的井下矿工也变成远程操作员，坐在操作室监控井下生产。

2025年9月7日，环球网、哔哩哔哩联合发起了一场以“视觉新国企·美好‘疆’来”为主题的直播。在长达2小时的直播中，观众通过无人机航拍视角观看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准东露天矿数十台载重90吨的无人驾驶矿卡沿预定路线有序穿梭，自主完成装载、运输、卸载全流程作业，全网观看量突破60万人次。网友通过弹幕互动纷纷表示“震撼于祖国科技发展”“没想到矿山作业已如此高科技”。在新疆，无人驾驶矿卡早已成为大型露天煤矿智能化建设“标配”。



新疆能源驻村工作队队员帮助村民抢收小麦，村民幸福笑开颜。

好“风光” 点亮更多城市灯火

当前，新疆正在建设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这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飞跃。在科技创新方面，国家能源集团在新疆布局了新能源与储能研究中心，致力于解决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网的技术难题；在绿色发展方面，积极探索煤电与新能源联合，通过多种能源协同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能源保供的双赢；积极探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将一块煤炭变为“一方气”“一滴油”“一块布”；在国际合作方面，依托新疆区位优势，能源技术和服务正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

“80后”工程师马明是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的一员。他的工作轨迹几乎就是新疆清洁能源发展的缩影。十年前，他参与建设新疆第一批大型风电场时，常在戈壁滩上“吃土”，设备运输、调试都面临诸多挑战。如今，他奔波于哈密、准东、达坂城等地，见证着百万千瓦甚至千万千瓦级风电光伏大基地的崛起。“以前是‘找风’，现在是‘选风’，技术更先进，规模更大，效率更高。”马明指着监控屏幕上跳动的发电曲线自豪地说，“你看，现在我们这片‘风光’，每天发的电，能点亮远方好多城市的灯火呢。”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能源“追光者”“捕风人”，正用技术手段，将新疆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清洁动能。

“亚克西” 从“照亮边疆”到“点亮未来”

在新疆，能源发展的故事，不仅是宏大的战略和数据，正悄然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改变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能源建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千瓦时的累积，更是生活品质的改变、发展机会的创造。如今的新疆，正如歌中所唱，安宁稳定，欣欣向荣。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美景，到“银线横空贯天山”的现代图景，新疆的发展变迁印证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开发不是索取，而是赋能；不是改变，而是升华。千万能源建设者的努力，将资源转化为能源，将能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切实落实“开发一方资源、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发展理念，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当前，新疆正在推动“三基地一通道”建设，这既是对能源企业的机遇，更是考验，如何让新能源发展更好地惠及当地？这些问题都需要新一代能源建设者继续探索。七十年后再回首，父辈们手握图纸、脚踩荒原的身影，与今天能源建设者操作智能系统、规划能源互联网的画面对比在一起，构成了新疆能源建设的时代画卷。从点亮一盏灯、温暖一间房，到驱动一座城、赋能一方经济，从照亮边疆到点亮未来，变的是技术手段和发展理念，不变的是能源人“奉献光热、建设边疆”的初心。

（作者单位：新疆能源）



天山脚下，国能风电巨轮迎风转动，与皑皑雪峰、绿草蓝天相映成画。

帕米尔高原的星与尘

■ 刘虎威

在塔什库尔干的深夜，我裹着厚厚的冲锋衣，踩在结霜的砾石路上，抬头瞬间，整个人呆在了原地。像发光绸带般的银河，从慕士塔格峰的雪顶倾泻而下，亿万颗星星在墨蓝色的天幕上燃烧，连空气里都漂浮着细碎的光。

这是我新疆之行的第28天，却仿佛第一次真正触摸到这片土地的灵魂。此前在喀什古城的巷弄里穿梭，土黄色的夯土墙、巴扎上此起彼伏的吆喝、老茶馆里铜壶煮出的砖茶香气，我以为那就是新疆的全部。直到越野车翻过盖孜峡谷的最后一道山口，帕米尔高原猝不及防地铺开在眼前，我才明白，有些风景需要用漫长的路途去奔赴，有些感动，只会在寂静到极致的时刻降临。

抵达塔县的那天下午，我跟着当地的塔吉克族向导艾力，去探访他位于山脚下的家。沿途的牦牛在草甸上慢悠悠地踱步，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

泽。艾力的妻子穿着紫红色的连衣裙，裙摆上绣着细密的花纹，见我们来，立刻端出刚烤好的馕和一碗酸奶。馕上还带着炭火的温度，咬一口，麦香混着芝麻的香气在舌尖散开；酸奶酸得纯粹，配上当地的蜂蜜，甜得恰到好处。

“这是我妈妈教我做的馕。”艾力的妻子笑着说。她的汉语不太流利，却用眼神传递着热情。院子里的苹果树上结满了果实，艾力摘了一个递给我，果皮薄得像纸，咬下去，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流，甜得不带一丝杂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人间烟火”，就是简单的食物、真诚的笑容，是寒风中的一碗热茶和苹果的甜。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决定去看慕士塔格峰的日出。越野车在漆黑的山路上颠簸，车灯劈开厚重的夜色，远处的雪山像沉默的巨人，静静矗立在天地之间。到达观景台时，天还没亮，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

上，我缩了缩脖子。艾力从包里拿出羊皮袄，披在我身上，“山上冷，别冻着。”

东方的天空渐渐泛起鱼肚白，原本漆黑的慕士塔格峰，慢慢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先是雪顶被染成淡淡的粉色，接着金色的阳光顺着山体往下蔓延，像给雪山披上了华丽的披风。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山巅，洒在观景台的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静止了，只剩雪山、阳光，和心跳的声音。“慕士塔格峰，我们叫它‘冰山之父’。”艾力的声音带着敬畏，“它守护着我们塔吉克人，也守护着这片土地。”我望着眼前的雪山，忽然想起昨晚在他家院子里看到的星星，那些星星和雪山一样，守护着这片土地，滋养着这里的生命，也滋养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离开塔县的那天，艾力送我们到路口。他站在风中，紫红色的袍子（塔吉克族传统服饰）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一面小小的旗帜。“下次来，一定要再到我家吃饭。”

他用力挥着手，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

返程的路上，我的头倚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草原，到喀什古城的烟火巷弄；从塔吉克族人家的温暖院落，到深夜里璀璨的银河……我忽然明白，旅行的意义在于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产生的连接，那些感动的瞬间像种子一样，在心里生根发芽，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回忆。

如今，每当我在城市的夜晚抬头看到零星的星星，总会想起帕米尔高原银河倾泻、星光璀璨、雪山沉默的那个深夜。新疆于我，已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是那些鲜活的瞬间，那些温暖的相遇，是帕米尔高原的星与尘，是刻在灵魂里的感动与向往，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值得你翻山越岭去遇见；总有一些美好，值得你一生去珍藏。

（作者单位：胜利能源）

假如我重新上战场（小小说）

■ 常旭

我是一名战士，26岁。

我好像已经离开了很久。我记得那天我们被日寇包围，已经打光了所有子弹，可我跟战友们没一个怕的！我望着班长：“班长，你说将来的人会记得咱名字吗？知道咱干了什么吗？”班长拭去脸上的血，看着我：“兴许不晓得。但你记住，我们只求我们的国家好，只求祖国的后人好！”一句话刚说完，日寇的炮弹落在了我脚边。

我那时候跟三八枪一般高，要是那天，我手上有杆新的三八枪就好了。

不怕你们笑话，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我也才二十多岁，我也会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只要手里攥着一杆枪，只要想到对我们那么好的父老乡亲正受苦受难，只要想到俺老家那刚会喊我“爸”的傻小子，我就真什么也不怕了。班长说得对，要是我们不敢拿出命去拼，祖国可能就被日寇多荼毒一天。为了我的国家，为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再让我死十次我也愿意。

我没后悔过！

自从这场战斗结束，我和战友们都留在了这里，弟兄们也算是团聚了。碑前的草一年比一年绿。

说心里话，我挺羡慕我班长的，不为别的，就因为班长的碑上清清楚楚地刻了他真名，我就没那么幸运了，也不知怎的没把俺名字好好留下来，要能留下来该多光荣。但我没怪过别人，因为我这样没留下名字的弟兄不在少数，我们虽然都没留下名，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也是我们最光荣最骄傲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我发自心底为之自豪！为了我热爱的祖国！为了我热爱的父老乡亲！为了我热爱的这片黄土！我义无反顾！

唉，又没忍住，每次一提这些眼睛就不争气，扛着枪打那么多敌人俺都没掉一滴泪，一提起祖国，一提起对我那么好的乡亲们，就总忍不住湿了眼睛……我怨我自个儿，怨我为啥没能再多战斗一天，哪怕多杀一个敌人，也能让他们多份心安。我心里总是愧疚。

不说这些了，心里难受。得讲点高兴的事，让我们几个作伴儿的弟兄们打心底高兴的事！1945、1949、2008、2025……我跟弟兄们算是亲眼看着祖国越来越强，腰杆挺得越来越直！我们祖国就该是这样的！你看到那井冈山的星火了吗？比我们当年做梦梦到的还要明亮！咱开国大典的28响礼炮，那是多少同志拿命走完的28年！还有咱自己的航母、咱自己的卫星、咱自己的原子弹，咱祖国实实在在地站起来了！再也不是我们过去那个被欺负、被轻视的旧中国了！说句心里话，中国有了今天，我跟弟兄们死而无憾！

你看，我跟弟兄们倒下的黄土，今天跑来了几个稚嫩的孩童。那些来不及长大的孩子们，今天可以搭上复兴号动车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看看咱祖国的新河山。

还有我那记忆中还够不到俺膝盖的儿子，前两天又来看我了。我总跟他说让他别来回跑，辛苦，他也不听，都说父子同心嘛，看来是不太灵验。算算岁数，今年他该是86岁了。那天他拄着拐杖向俺走来，没一会儿站累了坐到了地上，我们爷俩挨着，说了好久的话。他跟我说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了，前几天还举行了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他说现场有和我一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他们激动得直落泪，他还说他一直把我当成他的骄傲。

我不求成为我儿子的骄傲，只要他和他母亲不怪我早早便离开了就好。他们是我的亲人，我们一住住的小土房是我的家，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好，我更希望我的国家好！因为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再让我站上那个战场，再给我一杆枪，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不会犹豫。我还是会为了保护我的祖国，为了千千万万个百姓能有个完整的家，拼尽我的命，流干我的血。

我没后悔过。

（作者单位：国电电力）